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宏道字伯孝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逼長公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管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
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予畫蓮葉
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
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
跽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

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
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耽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
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旣應生水何獨受烹煎
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煮蟲云何
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
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
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
宰殺而於鱓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鱓蚌
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
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
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
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
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况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
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
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
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卽知我仙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
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
矧茲桂錄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丕翮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騾御攬暗龔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眇昧陰騭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宜尼聃墨謂其旨趣轅比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為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為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為乎淺水平山將舍郊

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為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鐵拐

又

是宜上昇為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嵒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日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為我 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

似拙而巧。誰為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為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

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

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為默。為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為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遽遽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

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覩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下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閣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蓉，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驀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顙，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况覩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黥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顓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脩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顓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羸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為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為君也。蒼然若槲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
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
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
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剡携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
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
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
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
也。而零星於是。蒂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
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
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
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
番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
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
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
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歙石硯銘

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劒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歛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

又

端石銘

葛弘血老千年黜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又

端石之嘉曼墨有聲如蠓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
夢筆生花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額則燕而虎為頭。匪則螭而鸚鵡為之眸。彼飛而食
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限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為疾。我則不
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麤
喻麤。峴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為乎。

苦吟。

屑

鼉磯研銘

稠喻麤。一何捷。敗頽兎。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
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團徑尺。沼寸亦團。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轂面之月。蛙。

蝮。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電。今。宛。如。胸。面。之。雲。踰。麋。與。寸。膚。用。以。兩。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人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目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勅。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臑，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涇肘，刻竹為閣，創驚妙手，妙手為誰，應堯張叟。

書櫝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今何異爾櫝。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出已鏹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
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
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
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
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
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鏡歌樂用以侑神已
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
君曰其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
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國
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痾癢宜無
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
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
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
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
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
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四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
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王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遠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墜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爽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典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竒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给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闢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闢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
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
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
響鍊紫閬長青三嶺日及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
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
近為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鰲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
日及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
三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

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輓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
之

聞記 代 周匝通顯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闡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
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剝
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
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
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
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
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
竝發巨石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
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
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
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
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
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
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
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
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
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麇裘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
杰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
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
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
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
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斬與私則然。其酒也則外
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
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
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
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甃一也。斬而
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織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
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
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
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明田旣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
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
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
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
埏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
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
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
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
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
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
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魁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與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而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斁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墓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豈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斁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贊者名氏若贊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嶮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出納
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
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
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
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
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
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
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
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陰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
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
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
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
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
六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
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
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
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簡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轆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踟躕掩映大有風容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買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買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旣歿葬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貝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
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爾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

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荀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叅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宜。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自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旂檀膏。大士及諸菩薩。摺其中而題

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日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

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

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

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遺半。又如鷺鷥。學生一頭。東

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

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

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
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參
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
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宋朝爲大理評事
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
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
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尸

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
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嘗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
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
至德玉世修德闡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
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
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
歸服旣闋舉廢追遠漉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王治王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 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剴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德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屏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
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虔。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刻之。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陞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胙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則自公始。旣卜四王。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自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髯。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四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嚼

蠟每誦此公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二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裙袂以自閨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
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
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
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
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
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
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
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
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旣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
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
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
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
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
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
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
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閎暢足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為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
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
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各山大海江瀉潮

波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
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為
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
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
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為觀遊
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
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
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其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壘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予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為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為？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其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巨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筵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

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